

目 录

欧 拉



序 言	陈众议	1
欧 拉	朱景冬译	1
查科·莫尔	顾文波译	63
两个埃莱娜	赵 英译	85
道 德	陈众议译	109
纯洁的心灵	赵 英译	139
捉海蛇	江 禾译	171

序 言



人们常说，历史像一条长河，人是河中之舟，不断受到前浪和后浪的撞击，永远沉浮于过去和未来之间。或许，这也是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在许多作品中昭示的主题。

富恩特斯 1928 年出生在两种文化交汇的墨西哥城，自幼随父母遍游欧洲。以后又从事外交工作多年，还出使过法兰西等国，对墨西哥人的处境尤为了解。他说：“鉴别的结果是我们就是不纯，就是混杂。”

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戴假面具的日子》（1954）。在《查克·莫尔》、《特拉克索尔卡索》等短篇小说中，欧化了的现代文明的假面具盖不住墨西哥人的民族



特性。譬如,《查克·莫尔》^①显然是写积淀在墨西哥人集体意识中的阿兹台克神话原型的。虽然墨西哥进入了现代文明,但神话的威力却丝毫没有减弱:“从 1952 年发生的一件事情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当时有人把一尊雨神塑像装上火轮运往欧洲,参加墨西哥艺术展览。传说火轮刚到公海,雨神即大显神威,招来了阵阵暴雨,后来又给整个欧洲大陆带来了滂沱大雨。这种事情从来都是很神的。再举例说,西班牙有些山谷常年不雨,那里的农民就通过邮局给查克·莫尔寄来了几枚贝塞塔,嘱咐博物馆里的人把钱币放在雨神的肚子上,结果山谷 50 多年来第一次下了雨……”(富恩特斯)凡此种种,不正表明了过去对今天的深刻影响吗?

于是便有了他的成名作——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1959)。该作以处在野蛮与文明、天堂与地狱之“十字路口”的墨西哥城为背景,全方位地描写了 20 世纪 50 年代墨西哥社会所

^① 古印第安神话传说中的雨神。



序 言

面临的矛盾与机会、挑战与希望，表现了新旧生产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激烈冲突。窃以为，伊斯卡·西恩富戈斯是理解作品的一把钥匙。他的名字是印第安人名（伊斯卡）和西班牙人名（西恩富戈斯）的结合。他活像个摆锤，在古代和现代、欧洲和美洲之间不停地摇摆；他更像神灵，超凡脱俗，却又从不同角度俯视和干预着复杂的社会生活。

本书选译的《欧拉》（1962）是富恩特斯的一篇力作，小说问世后不久即被译成多种文字并在意大利搬上银幕。作品所展示的主题依然是：过去在现实中继续，现实是过去的复现。虚构的小说情节陈述了老态龙钟的夫人如何借助于古人的秘方以追回远逝的青春，于是历史的片段在现实中周而复始，循环往返。当然，这是一种象征性表现，由于采取的是幻想而非写实的手法，所以接受起来难免见仁见智。

本书选译了小说集《盲人之歌》（1964）中的几个短篇：《两个埃莱娜》、《道德》、《纯洁的心灵》和《捉海蛇》等，是作者过去——现在——未



来意识的一个明证。小说集的名字本身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古老的信仰，它认为盲人生来能掐会算，甚至可代天传言，深知过去和未来；二是本意，即盲人乃失明之人、盲目之人。作品在探究现实同过去、未来的难以割裂和显而易见的种种关系时，就现代人对于过去和未来的各种姿态进行了冷静的表现。《道德》在揭露和鞭笞宗教的伪善性和人们从善的盲目性的同时，分明显示着新的价值取向（华雷斯^①共和党人的自由）和旧的道德标准（包括具有宗教禁欲色彩的传统生活方式）之间的严重对峙与激烈争斗。《两个埃莱娜》固然是写现实和“未来”的，但现有生活方式与外来新（性）思潮的冲突竟和《道德》一样，结束得触目惊心。其他文章，无论是情感方面的喜新与怀旧，还是生活方面的守旧与图新或艺术方面的继承与创新，也大都置人物于明显的过去与未来、传统文化与欧美文化

① 华雷斯（1806—1872），墨西哥政治家，印第安人，曾任墨西哥总统。



序 言

的纵横坐标中,为读者了解墨西哥及拉丁美洲文化特性提供了颇具悟性的、形象生动的参照系。

富恩特斯深受乔伊斯、福克纳、多斯·帕索斯等欧美作家的影响,但他不甘墨守成规,在艺术上锐意进取,刻意求新。他是拉美文学“爆炸”的一员主将,不仅推动过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而且还是拉美结构现实主义和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实验者。他的长篇小说《阿尔特米奥·克罗斯》(1962)对小说结构技巧的创新颇有建树,因而它几乎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1967)齐名,在世界范围产生了轰动效应。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别具匠心却又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人物弥留之际的特殊心态: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既有个性又有共性的多层次的回忆与想像、感觉与知觉。

除以上涉及的作品外,富恩特斯还写有《好良心》(1959)、《换皮》(1967)、《神圣的地区》(1967)、《生日》(1969)、《我们的土地》(1975)、《海蛇头》(1978)、《远方的家》(1980)、《烧焦的



水》(1981)、《老美国佬》(1985)、《克里斯托巴尔·诺纳托》(1989)等中短篇小说和剧本多种。富恩特斯获得过西班牙语文学的最高奖塞万提斯奖,目前是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希望的候选人之一。

陈众议

欧 拉

欧 拉





献给马诺洛和巴巴查诺

男人狩猎和斗争。女人播弄是非和做梦；她是幻想和神灵的源泉。她有第一种幻觉，有使她飞向无限的渴望和想像的翅膀……神灵跟男人一样：在女人的怀里诞生和死亡……

于勒·米什莱^①

1

你读到这则广告；这种美差不是每天都有的。你读了一遍又一遍，觉得它好像专门为你而做的，不是为别人。此刻你正坐在这家肮脏的廉价小咖啡馆里喝茶，心不在焉，让烟灰掉进了茶

^① 于勒·米什莱(1798—1874)，法国作家、历史学家。



杯。你又读了一遍。诚聘一名年轻历史学家。他应该有条不紊，一丝不苟，懂得法语，知识完备，长于对谈，能胜任秘书工作，年轻，了解法国人，如果曾在法国生活过一个时期更合适。月薪3000比索，提供住宿，房间舒适，阳光充足，适合做研究工作。就差你的名字了，广告上就差用最醒目的黑字印上你的大名“费利佩·蒙特罗”了。招聘费利佩·蒙特罗——他早年是享受索邦大学奖学金的学生，之后成了把头埋进故纸堆的历史学家，习惯于在发黄的旧书里发掘，并在几所私立学校当副教授，月薪900比索。见到这则广告，你会不相信，认为是开玩笑。堂塞莱斯街815号。没有电话，请来联系。

你拿起公文包，留下小费。你心想，也许另一位和你的条件相似的年轻历史学家已经看到这则广告，把那个美差抢占到手了。你一面向街角那里走，一面竭力把这件事忘掉。你等公共汽车，燃上一支烟，默默地重复着为了让那些无精打采的孩子尊敬你而应该牢牢记住的日期。你得作准备了。汽车快到了，你察看着脚



上那双黑皮鞋尖。你必须做好准备。你把手伸进口袋儿，摸着里头的铜钱，终于摸到 30 生太伏，紧紧地攥在手里，然后伸手死死地抓住从来也不停稳的汽车的铁把手，跳上车，往里挤，用那 30 个生太伏买了票，吃力地站在拥挤的、没有座位的乘客中间，你用右手抓着扶手，把公文包夹在腋下，若无其事地将左手按在装着钞票的后裤兜上。

那一天你过得和其他的日子一样，直到第二天你重新坐在小咖啡馆的桌上时，你才又想起了那件事。你要了一份早点，打开了报纸。翻到广告栏时，你又看到了那些醒眼的大字：“诚聘年轻历史学家”。昨天没有人去应聘。你看了一遍广告，把目光停在最后一行字上：月薪 4000 比索。

想到还会有人住在堂塞莱斯街，你感到惊讶。你一直以为古老的市中心不会有人住。你慢腾腾地走着，想找到这条街上的 815 号。街两旁排列着殖民地时代的旧楼房，如今已经变成了修理作坊、钟表店、鞋店和冷饮店。门牌经



过改动，中间加进了一些，弄得乱而无序了。13号挨着200号，蓝色的旧门牌——47号——刷上了白粉，变成了“新924号”。你抬头望着二层楼，那里毫无变化。唱机平静地唱着，水银灯光十分暗淡，廉价的小装饰物并没有为楼房的这第二张面孔增添光彩。整幢房子用火山岩砌成，壁龛里供着不完整的圣像，圣像顶上雕着鸽子，石块上刻着墨西哥巴洛克浮饰，阳台上装着百叶窗，还有小窗口、铁皮水落管和沙岩滴水嘴。窗口被绿色的长窗帘遮住。当你望那个窗口时，看见一个人从那里消失了。你又看那爬满古怪的葡萄藤的正面墙，把目光移向下面那褪色的门廊，发现了“815号，原69号”。

你抓住那个门把手，那个磨光的、没有了浮雕的铜狗头——它活像自然博物馆里陈列的狗的胎儿头——徒劳地打算开门。你想像狗冲你微笑的样子，你撇开了那个冰冷的东西。你用手指轻轻地一推，门就开了。在进门前，你回头看了看，皱起了眉头，因为停在街上的那一长串大汽车和小汽车吼着、叫着，急得喷吐着有害的



烟雾。你想记住外面那个冷漠的世界的某个形象，但是没有办到。

你随手关上了大门，想走进那个有顶篷的过道——院子，因为你闻到了青苔、潮湿的草木和腐烂的树根味儿，还有醉人的、浓郁的香气。你徒劳地寻找引路的灯光。你在上衣的口袋里摸火柴。但是一个刺耳的、有气无力的声音从远处提醒你说：

“不，不必了……请向前走 13 步，右边就是楼梯。请上楼。一共 22 级台阶，你数数吧。”

13，右边，22。

你数着脚步向前走时，腐烂的草木味和潮气包围着你。你先是在埧地的石砖上走，然后又迈到吱咯作响的木楼梯上。由于潮湿和封闭，脚下的木头已经松软。你低声地数到 22，停了下来，火柴盒还拿在手里，公文包还夹在腋下。你敲了敲散发着潮湿的旧松木味儿的门，寻找着门把手，终于推开了门。现在你觉得脚下铺着小地毯。地毯单薄，铺得不平，绊了你一下，你注意到了刚从前面射过来的灰暗的光线，



那束光线照亮了你周围的一些地方。

“夫人，”你用单调的声音叫道，因为你相信你记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夫人……”

“现在请向左边走，第一个门儿就是。”

你推开了那扇门——不再指望它会自动关上，因为你知道所有的门都装着弹子锁——分散的光线集中在你的睫毛上，就像穿过一张细薄的丝网一样。最初你只看到那几面反射着不同光线的墙壁，几十盏灯光在那里眨动。你最后看清，那是放在不对称的托架和搁板上的蜡烛。还有一些东西微微地闪着光，那是一些银质心形物、玻璃瓶、玻璃框。只有在这些忽明忽暗的闪光后面，在房间的深处，你才看到一张床和一只打手势的手，那只手好像正以缓慢的动作招呼你过去。

当你转过身去背对那一片敬神的烛光时，你才看见了她。你碰着了床尾，必须转过去才能到床头。只见那个瘦小的人儿陷在那张巨大的床上。你伸出手，没有碰到她的手，而碰到了粗糙的、毛毡似的皮毛和那个东西的耳朵。那



欧 拉

东西没有叫，只是不停地啃着，把那双红色的眼睛对着你；你微笑着，抚摸着卧在她手边的小兔。她终于用她那冰凉的手指摸到了你的手，并久久地把手放在你那潮湿的手掌上，然后把你的手翻过来，把你伸开的手指拉向她的绣花枕头，让你摸了摸才放开你的手。

“我叫费利佩·蒙特罗。我看到你的广告了。”

“是的，我知道。对不起，这儿没地方坐。”

“这样很好，你不用担心。”

“好吧。请侧一下身，我看不清你。请你面对光线。这样，对，就这样。”

“我看到你的广告了……”

“当然，你看到了。你看能胜任吗？上过大学吗？”

“上过，夫人，在巴黎上的。”

“哦，好，这让我感到高兴，总是，总是可以理解的……是的……你知道……人是容易习惯的……以后……”

你躲到一边，让银色、蜡色和玻璃合成的光



线勾画出那个丝发网的轮廓，网子里的头发一定雪白，网下一定是一张几乎是孩子的面孔。白领口的扣子系得很紧，高高的领子一直达到藏在网里的耳朵根。被单和鸭绒被盖住了她的全身，只把手臂露在外面。双臂裹着毛披巾，苍白的双手放在腹部上。你一直注视着她的面部，直到兔子的一个动作转移了你的视线。你偷偷地望着那些面包渣，那些撒在又破又旧、暗淡无光的红绸鸭绒被上的面包屑儿。

“直截了当地说吧，我老了，活不了几年了，蒙特罗先生。所以我宁愿违背我一生的习惯，便在报上登了那个广告……”

“是的，所以我就来了。”

“噢，那你同意了。”

“是的。我想多了解点情况。”

“当然可以。你挺好奇。”

她发现你在打量床头桌、各种颜色的小瓶子、杯子、铝匙、一溜溜的药片和药丸盒。地板上还放着一些被白色的液体弄脏的杯子，夫人躺在矮矮的床上，一伸手就能拿到。当那只兔



子跳下床消失在黑暗中的时候，他才发现那张床矮得几乎贴着地面。

“我付你 4000 比索。”

“是的，今天的广告上是这么说的。”

“啊，广告已经登出来了。”

“是的，登出来了。”

“工作是整理我丈夫约伦特将军的书稿。在我死前应该整理好，应该出版。我是不久前才决定的。”

“将军本人不能够？……”

“60 年前他就去世了，先生。这是他未完成的回忆录。在我死前应该完成它。”

“不过……”

“我会把一切讲给你听的。你要学会用我丈夫的风格撰写。你只要加以整理，读起来能让人觉得被那种散文、那种透彻性抓住就够了……”

“是的，我明白。”

“莎佳，莎佳。你在哪里？过来，莎佳……”

“你叫谁？”